

诗路放歌 □

乡村素描

◆ 杨 强

拾荒的老人

学校里的废纸、鸡蛋箱、牛奶盒
被一个曾经卖煤油的老头捡得很
干净

有一天中午
他显得比废纸、鸡蛋箱、牛奶盒还
要破烂

他就被上帝捡去了
紧接着，又是一位老人
来校园捡废纸、鸡蛋箱、牛奶盒
我看到了曾经那位老人的影子
把自己捡得越来越破烂
上帝的手会随时伸下来

翻译官

王阿姨六十岁了
还没有去过市里
她听不懂普通话
她的男人去了北京扫厕所
两个儿子和她去了兰州做粉刷工
她家的电视机就成了摆设
一个大学生村官和她交流
就像和一位外国老太太交流
还需要请一位翻译
充当这一角色的
往往是村支书

风吼

它把树叶从树上轰了下来
露出鸟巢
它让草枯下去
露出坟墓
它让河瘦下去
露出岩石
它把鸟吹走
天空只剩下云彩
它把一位老人吹走
从远方回来了几个人
它再吹走一个人
从远方又来了几个人
所剩无几的老年人
它现在忍着吹
再这样下去
它就只能
风吹着风了

世上最后哭的是老人

儿子儿媳出远门了
女儿女婿出远门了
孙子出远门了
外婆出远门了
村子越来越空
空的啊
雪天
能叫出脚印主人的名字
空得啊
秋天
老人和万物一个颜色
灰得
化石一般
谁的亲戚来
再走时
他们都会哭

一张老旧的相片

天空旧得没有一点色彩
没有一只鸟
树叶旧得和灰尘一个颜色
马路旧得就是灰尘的颜色
架子车旧得就是朽木的颜色
他的肤色旧得像风化了一般
他的衣服旧得像上做的一般
架子车上的梨，绿得有些突兀
如果，他的老旱烟杆上不冒一股烟
整个就是一张老相片

文化漫笔

焚琴煮鹤

◆ 吴文玺

单说一傻，焚琴煮鹤。《白虎通义》：琴者，禁也。禁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相传为神农所作，“神农始作五弦之琴，以具宫商角徵羽音。历九代至文王，复增其二弦，曰少宫、少商。”古人认为琴有九德，君子之器，象征正德。文人的修为，琴、棋、书、画，四艺琴为首，琴一直坐在圣坛，是清高、清雅、高冷、孤傲的代名词。鹤，古人称作“一品鸟”，凌波微步，雌雄相携，情笃笃而不淫，意绵绵而不腻，“绝顶人来少，高松鹤不群。”“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鹤也早已被神化，是圣洁、高尚、爱情和长寿的象征。

焚琴煮鹤，一说把琴劈了烧火煮鹤肉；一说把琴劈了当柴烧，把鹤煮了当肉吃。合而一，分而二，一次做了这两件事也好，分成两次做这两件事也好，核心都是糟蹋，作践，作死。

古人风雅，书里画里写的画的都十分鲜明。临泉听琴，松间对弈，轩窗弄月，廊桥品雪；凌烟阁，得云楼；庠序闲人，茗碗香炉对古史；江湖散客，笔床茶灶载扁舟。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尘世的清苦与荣华，人间的磨难与浮夸，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疏影斜枝，竹杖芒鞋，独

守内心平和的简净时光。像写过“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的单身大叔林逋那样，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不受尘埃半点浸，竹篱茅舍自甘心。

琴与鹤，绝非一般人家所有，是文人、高士、隐者才省修的才情，把琴烧了煮鹤肉一饱口腹之欲？以他们的修持，这种事大概不会有，所以也就没查到这事谁干的，也不必去查。即便果真有焚琴煮鹤那样虐杀至善至美圣物的事情，想必那人一定是看穿了秋水参破了人生悟透了风骚，或者伤透了心尽绝了情，碾碎了所有的尘念，绝望之后升发的大境界，大格局，大气象，俞伯牙一样摔了那弹过高山流水的琴，自此诀别于江湖。

再想那李商隐。《暮秋独游曲江》：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曲江在哪里？都城长安东南，皇家园林之所在，而今曲江池、大雁塔、曲江新区是也。李商隐乃泾川节度使王茂元女婿，好作荷花诗，人称多情郎。李商隐暮秋独游曲江，看到满地残荷败柳，于是想起了一个人。

那个名叫荷花的小女子，他的初

恋。小女子面若茜茜，清秀可人，与才华横溢的多情郎相遇于曲江。春暖花开面朝大海，一对璧人一见倾心。李商隐快要及进士第的时候，荷花病重，李商隐日夜伴陪于病榻，苍天不怜玉娇娘，荷花径自独独地凋谢了。暮秋。又是暮秋！在这个多愁善感的时节选择独游恍然成梦的初恋发生处，无疑就是选择了悲伤，凄楚，苦逼，自虐，绝望。

“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煞人。”人去了，花败了，情没了，心也就死了。悲声四起，风中凄乱。虽然做了王茂元的女婿，然而王茂元的女儿不是王茂元女婿的爱情，王茂元女婿也不是王茂元女儿的爱情，那只是婚姻，配对，千千结，鸳鸯谱，或曰：消费刚需。

李商隐自己说“杀风景”。风景如何“杀”不得？李白不就有过“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豪举吗，大汉不就有过“卖剑买牛、卖刀买犊”的怛事吗。此时此刻的琴与鹤，已经成为羁绊成为桎梏，成为文人自命清高的精神枷锁，焚了那琴，煮了那鹤，一切的一切，都无所谓了。焚和煮，是绝望之后的神来之笔，是领悟之后的破冰之举，极其洒脱，极其豪放，是主动解套，更是最直白的升华。

新书架 □

《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一部女性独立成长的镜像

◆ 姜 涛

总有人跟你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但他们不会告诉你，干得不好的通常也嫁得不好。无数人告诉你婚姻中要学会忍耐，却很少说过不下去了该怎么办。无数人教育你做女人要温柔体贴顾家顾生活，却鲜有人告诉你如何活出自我，过得漂亮。我们用心读书、努力工作，用自己的每一步证明女孩的坚强和价值。我们忍耐着、对抗着、前进着，为的就是能走在那些偏见之前，能早一步看到光亮，能回身潇洒说出那句“你喜欢，不如我喜

欢”，也是为了证明，我们之所以倔强，是为了终有一日能更有底气地温柔。

面对世俗偏见和生活压力，甘北将自己对世界的热爱和抗争，点点滴滴写进了文章里。她写女性独立，写苦痛挫折，歌颂平凡人的努力。她的文字细腻又利落，既温柔又有力量。当代社会，女性独立已经成为一个话题，甘北很巧妙地通过生活、情感故事表达了独立意识对女性的重要性，又不流于女权主义，符合当下年轻女孩的心理。

山阶水梯田哗哗作响。

友人客居山城，想起家乡长江下游的稻田。田水是江水，顺着水渠，裹挟着泥鳅、黄鳝、鲢鱼，清亮亮地流进稻田。稻禾不长有半尺高，少年手持竹夹捕黄鳝。田水里，黄鳝在浅浅地游，形似一条盘蛇。少年远远地看到黄鳝，急急地伸去竹夹。黄鳝“吱溜”一声，滑进少年的竹篓里。

鲢鱼在田中戏水。友人说过儿时，放学路过一条水渠，当时，秧田正放水，看到一条鲢鱼，逆着流水的方向，溯流而上。明明知道活泼泼的水，从高处顺流而下，是一道跳不过去的坎，那条鲢鱼被冲下了，再一次，顽皮地回头，一次又一次，在那个岑寂的午后，那个雨天，活泼泼地戏水。

友人说，田水安静，有一条鱼就活起来了。这条鱼，只要有浅浅的水，哪怕再累，也要匍匐向前。

忽闻少年水稻田，田水声汨汨。雨落水稻田，飞花溅玉；若是晴朗的月明之夜，青秧窸窣，风清水静。

从前乡村很美。柴扉临水稻花香，田水之声，清幽，如一曲宋词小令。听泉不过田水声，户牖外，一汪田水，波漾渺渺，天光水影，晃晃颤颤，映在山墙屋脊。

人与自然 □

听泉不过田水声

◆ 王太生

一粒米的旅行，就这样开始。没过多久，一场雨在天地间泼泼地打着，秧田翻着气泡，秧苗在雨中舒展腰肢，歪着小脑袋，咧着嘴尽情吮吸。

几年前，浙地访友，抵达时几近午夜。坐小馆浅酌，临时让店家捉一条类似锦鲤的红色鱼来，肉嫩鲜美，问：何鱼？答：田鱼。

田鱼是鲤鱼的一种。南方山间稻田，一畦一畦，饮混合着山林松针、落叶流入稻田的雨水、泉水。田鱼的生存能力极强，雨水干枯时，田蛙里哪怕只有极少的水，田鱼也能露出脊背，翕动着鱼鳍，在稻田间活泼泼地游。

肥沃的土，是膏泥。落叶、草根、雨水、情感……柔糯的天然混合。这里有着怎样的田水声，一条鱼，明丽的一身艳红，涂满五彩的膏泥，弄得

轮轱辘声、夜行者脚步声……田水声是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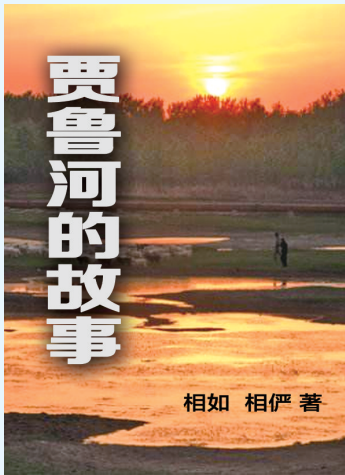
似有似无，若隐若现。一个人在不同的心境，会听出不同的声响；不同的年龄，会听出不同的感情。

唐代冯贽《云仙杂记》中说，渊明尝闻田水声，倚杖久听，叹曰：“林稻已秀，翠色梁人，时割胸襟，一洗荆棘，此水过吾师丈人矣。”恍若看到，一个隐于乡野的白发老者，倚杖俯首凝神谛听，与清风禾田，耳鬓厮磨。

忽闻少年田水声。那时的夜晚，我和小伙伴走在乡野稻田的土埂上，手执电筒捉田鸡。

晚风轻轻吹拂，稻田正放水，清激的水流，顺着水渠，流入秧田，水流汨汨，在夜晚清亮而喧响。这时候，有一尾鱼，“泼刺”一声，游入秧田。

连载



省市的31个遗产区，涉及27段河道和58处遗产点，河道总长1011公里。而郑州北的两处遗址赫然在列。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包括通济渠索须河段和通济渠惠济桥段。通济渠索须河段为现状河道，西自丰硕桥，东至祥云寺村与贾鲁河交汇处，长约16公

太史公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纪公之死重于泰山！

结束纪公庙的游览，缓缓走出庙门，呆呆地站在一片桐树林下沉思遐想。

南面不远处，就是潺潺流动的索水河。不知道这历史悠久的河流可曾记得那夜半升腾冲天的火焰？答案不可得。但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汉将军纪信英勇献身精神的崇敬之情，她该是尽收眼福，记在心间的。

索水河畔，那个浴火永生的男子，2000多年来，该永远鲜活在索水河清澈的水流中，一如我们对汉忠烈纪公的世代敬仰！
通济渠，贾鲁河上的一段辉煌

公元605年3月开始到8月结束，短短的171天时间，一条长达1000公里的通济渠修建疏浚完毕。

这么宏大的工程，这么短的时间，该花费多少人力物力才能完成？是谁有这么大魄力主持修建了这项利在千秋的工程？是他，隋朝美男子杨广。

史书记载隋帝杨广“美姿

仪，少聪慧”。就是这位玉树临风的美男子，凭着聪明的头脑，用计谋将他的哥哥挤下太子位，得以千年老二荣登帝位，成为一国之君。他35岁登基，50岁被叛军缢杀。计在位15年，在皇帝行列里不管是在位时间还是生存的年纪，都算得上不长不短，只是死的方式令人叹息罢了。

通济渠又叫汴渠、汴河或御河。在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3月动工，同年8月开通，仅用171天。通济渠分东西两段，西段起源于洛阳西，以洛水和谷水为水源，分别流经洛阳南部，偃师东南部，最后流入巩义市洛口，并由此汇入黄河。东段从板渚（今荣阳西），引黄河水循汴水东流，到浚仪同古汴水分离，折向东南，流经今河南陈留、杞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过安徽宿县、灵璧，而后到江苏盱眙北进入淮河。这条沟通洛阳与淮河的通济渠全长近1000公里，而通济渠东段就达600多公里，是大运河中重要的一段。

通济渠开通后，古汴水的航运和水利功能部分被通济渠所代

替。原因是古汴水和泗水的河道弯曲多险隘，而通济渠是人工开挖的河道，路程近且安全，所以就取代了汴水的航运优势。

通济渠，（唐宋改称汴河）的建成，对隋唐五代以及北宋的经济文化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可以说，这条渠道是唐宋王朝的生命线。

到了南宋王朝，不断遭到北方金、元的威胁，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达成和议，以淮河为界，淮北属金人，淮南则归南宋，金人无暇也无力对汴河进行疏浚和管理，黄淮之间昔日无比繁忙的汴河，逐渐废弃，连河底都盖上了房子，种上了麦子。现在从商丘经永城、宿县、灵璧、泗县的公路，就修在昔日的通济渠上，530余年的汴河的繁华只能留在人们美好的记忆中了。

通济渠上游的渠道依然大致沿袭贾鲁河故道，加深加宽而已，只是到开封东后才脱离汴水重新开挖了新的渠道。

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申遗的成功，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了首批申遗点段，它们分布在8个

里，目前仍承担着郑州城市泄洪排涝的任务。通济渠惠济桥段经考古调查和局部试掘，确认埋藏于地下的河床、河堤遗迹基本保存完整。现已探明的河道北起东孙庄村东侧黄河南岸大堤处，南至索须河段丰硕桥处，全长约4公里。除惠济桥处尚保留一段河道外，其余部分均已埋于地下。考古勘探显示，地下埋藏部分运河故道宽150至220米，两侧断续保留有河堤，经勘探河堤顶宽4到6米，底宽8到12米。

有人戏称，如果站在郑州北郊的惠济桥上或者索须河丰硕桥至祥云寺村河段旁，就有机会目睹杨广江南所乘的龙舟浩荡而过。杨广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上有四层楼，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房一百二十间，下层为内侍居处，几乎相当于今天的豪华游轮。而且杨广每次出行都要带诸王、百官、后妃、宫女等一二十万人，以至于船队长达二百余里，可谓是高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多么奢华多么排场的出游

啊！所以看见的人一定是幸运的，只是要穿越回1400多年前！

蒙曼教授说过，尽管隋炀帝杨广的荒唐无度横征暴敛发动战争祸国殃民罪在当代，但是他开创科举考试修建隋唐大运河利在千秋，就使得这美男子50年人生功过大致相抵，成为暴君而不是昏君。只是因为隋朝很快灭亡，后世的史书记载多有贬义，才使得人们对隋炀帝看法颇有偏颇。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感慨：“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官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后人等，当你走过通济渠的时候，当你看到大运河功绩的时候，当你回忆起贾鲁河历史悠久的的时候，不妨在心里对那个一直背着荒淫无耻祸国殃民恶名的美男子杨广，生出由衷的敬意来，一点点就行！

贾鲁河神栗毓美

在河南周口扶沟县城东风景区施旋的贾鲁河西岸，有一座不大的庙宇三官庙。供奉的是天官、地官和水官。人们敬奉天官，因为天官可以为民赐福，人们敬奉地官，因为地官可以解除困厄，人们敬奉水官，因为水官可以赦免罪恶。如此看来，人们供奉三官当为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是，在这座不大的三官庙中除了供奉三官外，还敬奉有清代西华县令栗毓美和其夫人。栗毓美被后世民众奉为水大王，其夫人被奉为大王奶奶，百多年来拜祭供奉不断。

扶沟县修庙供奉西华县县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头说起了。

栗毓美（1778—1840年），山西浑源人，清嘉庆七年（1802年）以拔贡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按察使、布政使等职，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迁任河道总督，主管河南山东河务。栗毓美一心为民百姓着想，以国家利益为己任，清正廉明，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清官好官。著有《栗恭勤公砖坝成案》一书，被奉为治河经典之作。



青葱岁月(国画) 袁汝波

母爱深沉 □

星光下的母亲

◆ 曹春雷

已经记不清那时我到底几岁，四五岁，还是更大一些，只是模糊记得，那晚的月亮瘦成了一把镰刀，而星光却分外灿烂。也许是被这星光吸引，我站到院子里仰望星空，似乎不过瘾，又拉开篱笆门，到院外去——也许觉得院外的星光要更灿烂一些吧。

那时母亲正忙着喂猪、编草席，还是干别的，现在已经忘了，反正是她没有注意到我独自出去。空荡荡的街上，我越走越远。一只狗朝我叫了一下。一只猫在墙头上跑过。而我，只是径直往前走。浩瀚的星空，已经让我忘记一切。

后来母亲才告诉我，她突然发现我不见了，就出了院门，到处找。而又不能喊，在夜晚，喊一个孩子的名字是忌讳的。只能一条街一条街找，一家一家问。徒劳而无功。索性回家，站在院门口等。她害怕我回家后找不到她。

我回来了，老远就看到院门前，披了一身星光张望的母亲。那是我记忆里，母亲第一次站在星光下等我。后来渐渐长大，母亲站在星光下等我的次数就多了。

在初中读书，跑校。每晚下了晚自习，独自穿越夜色回家。要越过一片丘陵、一处洼地，还要涉过一条河，母亲不放心我，估摸我放学的时候，便站在村口等我。我大声唱着歌，抵御内心的恐惧，在坑坑洼洼的路上，一高一低奔跑。看见了，终于看见了，在村口踮脚张望的母亲。星光下，她把自己站成一个矮矮瘦瘦的剪影。

再后来，读高中，读大学，在城市工作，我习惯了离家，回家。我的轨迹，是一条条以家为原点的射线，我努力把自己的光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去。但无论有多远，我都在一些日子里，一次次回到原点去。

有时回到家时，已是夜晚，母亲依然习惯于在村口等我。我会数落她，不该跑到村口来，在家里待着就是了。母亲嗯嗯应着。但下一次，还会在村口。即便有时在院门口、巷口等我，那也会是她数算着我快到家了，才会从村口急急地回来，这样就会让我以为，她一直没到村口去。

无论在哪个地方等我，她都会把自己站成星光下的一个剪影，保持着张望的姿势。

如今，我所在的这个城市里，夜晚没人在星光下等我。妻子会用手机等我，会用家里那盏温暖的灯光等我。我的朋友们，也只是在饭店、咖啡店的灯光下等我，他们等的，也许不是我，等的只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一场倾心的交谈。

而我的母亲，在夜晚的这个时候，一个人在老家的院子里，喂鸡喂鸭，或者忙别的什么，偶尔闲下来，夜晚便空荡荡的，只有满院子星光。母亲有时会数算我的归期。她已习惯了等我，等我，已成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站在星光下等我的，只有我的母亲。